

新千年手藝 葵扇搖新風

小時候，每當晚飯結束，家家戶戶的婦女圍在樹蔭下一起編織葵扇；晚上，外婆搖着扇子給我講故事。那些溫馨場景依然歷歷在目，那些帶着蒲葵清香的涼風彷彿還在眼前，轉眼間葵扇就因為風扇、空調的普及走向了蕭條。祖輩淪落的利器，承載着許多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童年記憶的新會葵扇，退出日用品市場後，在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如今已搖身一變成為精美工藝品，不僅價格水漲船高，產量也達到每年近1000萬柄，吸引不少海外鄉親回來訂購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新會報道

「清涼世界，出自手中，精逾鬼斧，巧奪天工，飛遍寰宇，壓倒西風。」這是著名文學家郭沫若對新會葵扇的讚譽。新會葵藝無疑是中國最優秀的民間美術工藝之一，歷來便與廣州的牙雕、刺繡，佛山的剪紙、陶藝，潮州的瓷藝，肇慶的端硯，陽江的漆器和新會的茅龍筆等，合稱為廣東民間的八大傳統工藝。

最早有「明星代言」產品

新會葵扇是最早有「明星代言」的產品之一，其代言人就是成語「東山再起」的主角謝安。據《晉書·謝安傳》記載：「鄉人有罷中宿縣者，還詣安。安問其歸資，答曰：『有蒲葵扇五萬』。安乃取其中者捉之，京師士庶競市，價增數倍」。新會盛產蒲葵，出產葵扇，因而被稱「葵鄉」。東晉名士謝安與葵扇的故事，至今已超過1,600年，比有史記載的新會建郡設縣還要早100年。逾千年的發展歷史過程中，新會葵扇曾創造多個「世界之最」：歷史最悠久、種植面積最大、從業人員最多、加工能力最強、工藝產品種類最豐富、銷量最廣等，在眾多國家級非遺項目中可謂獨領風騷。

上世紀90年代日式漸微

葵扇還是一種獨特的文化載體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廖惠林告訴記者，在新會當地，「一柄蒲葵養活千年新會人」和「新會成長在葵葉上的城市」的說法，包括眾多港澳地區和海外祖籍新會的人，都是依賴葵藝收入成長起來，如獨資在香港開設維吉銀號，曾任東華醫院、保良局首任總理的新會旅港愛國同胞馮平山，也是因經營葵扇和新會陳皮入川而發跡。見證了歷史變遷和承載着文化傳承的葵扇，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



■在新會葵藝園，一組雕塑展示了葵扇製作全過程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

如今，空調普及，年輕一代已經很難想像家家戶戶編織葵扇的場景。其實，上世紀90年代開始，葵製品就迅速式微，從事葵類工藝品生產的企業相繼倒閉，葵藝傳人紛紛轉行，延續1,600年的新會葵藝甚至出現了長達10年的斷層。1999年，新會最後一家葵類加工廠——新會葵藝廠也倒閉了，最後一任廠長廖惠林帶着對葵藝衰落現狀的不甘，以及對失去經濟來源也失去了生活保障的茫然，開始了艱難的創業之路。

傳承人創新技藝闢新路

1999年12月，廖惠林組織下崗師傅和藝人自掏腰包，創辦葵鄉傳統工藝品開發中心，進行作坊式經營。千禧年前後，正是經濟發展論英雄的黃金年代，直到2006年5月20日，國務院發出通知，批准文化部確定並公佈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廖惠林創業之初，文化產業不要說得到社會各界認可，甚至連重視都還談不上。



■精美的「火畫扇」對技藝要求非常高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

但是，見證過葵藝的鼎盛繁華，也看過它蕭條萎縮，使廖惠林對葵藝充滿了感情，「不能讓葵藝斷在我的手上」的信念，支撐着他堅守下來。從自立門戶開始，廖惠林就將老葵藝從傳統的實用型改為藝術觀賞型，他不斷創新題材，將巴金筆下的「鳥的天堂」繡到葵扇上；他借鑒國畫、剪紙、浮雕等表現手法，以貼畫形式創作繡織扇；他的絕活「火畫扇」，更能將最普通的蒲葵，變成一幅優美且帶有詩意的山水畫。

於是，日用品葵扇，成為一柄柄精美的工藝品，價格也隨之水漲船高，每把賣出300多元人民幣。如今，廖惠林一邊不斷創新題材、豐富葵扇的品種類別，一邊在新會葵藝園經營和現場演示葵藝加工各種操作工藝，同時定期開班授徒，向年輕人普及葵扇知識和工作流程。廖惠林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，讓更多的年輕人認識葵藝，為未來葵藝發展留下希望的種子。



■各種式樣的新會葵扇工藝品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

■新會葵藝有着1600多年的發展歷史。圖為傳承人廖惠林展示其高超的「烙畫」技術。

香港文匯報
記者黃寶儀 攝

特稿

用火作畫 似易實難

清代同治末年誕生的廣東「火畫扇」，與檀香扇（江蘇）、竹絲扇（四川）、綾絹扇（浙江），並稱為中國的四大名扇。拿起鐵筆，打開變壓器，廖惠林開始專心致志地創作，只見筆尖在凹凸不平的扇面上畫過，深淺不一的線條躍然於眼前，慢慢組成蘊含意境的中國「山水畫」。

溫度力度完美結合

看着廖惠林行云流水般的動作，讓記者誤以為烙畫並沒有他說的那麼難。但是，當記者拿起被厚厚的隔熱墊包裹的鐵筆，馬上感覺手腕都不會自由轉動了，更別說下筆了。廖惠林看到記者的窘況，笑着告訴記者一個故事：嶺南畫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關山月，曾到新會觀摩「火畫扇」製作，並親自嘗試60餘次「烙火畫」工藝，都無法把握烙鐵的力度，每次都把扇面燒糊，最後只能留下「真是一門絕技」的歎息。

「火畫扇」製作之所以那麼難，就是因為它不僅對手藝人有美術功底的要求，更需要高超技藝和平和心境。廖惠林說，葵扇和畫紙不同，扇面凹凸不平，手藝人用力稍有不慎就會烙穿葵扇，力度不夠則會畫面模糊，必須力度和速度都完美配合，才能烙出水墨畫的效果，否則整把扇子都廢了，之前的工序也都白做了。

「火畫扇」主要製作流程

- 選材** 在五生年的葵樹上，割下還沒有打開的葵芯，已經打開且變綠的蒲葵，只能做普通的葵扇
- 晾曬** 將葵葉多餘部分剪掉後，平坦烘乾，隨後經過漂染使之顏色更加潔白
- 合扇** 將扇模放在葵葉上面畫出來，然後沿着線條剪出扇形W形後，通過竹子輔助來縫邊
- 烙畫** 靠變壓器和電筆烙畫

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整理

錯失奧運訂單 傳承後繼乏人

也許對很多非遺項目的傳承人來說，訂單不足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，但是對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廖惠林而言，拒絕送出門的訂單，才是最鬱悶的事情。由於生產能力不足，他已經不止一次推掉訂單，最著名的就是與「奧運訂單」擦肩而過。

普普通通一把葵扇，需要經過種、採、曬、剪、焙、焗、漂、染、合等前後20多道流程，如果是工藝葵扇，還有勾花或嵌花、印花、繡花、烙畫等過程，每一個環節都有自己的標準，哪怕是一個小小的誤差，都會讓成品難以登上大雅之堂，這就極度考驗製作者的細心與耐心。

廖惠林每年6月都要四處奔波，尋找合適的葵葉；仲夏，趁天氣乾爽，廖惠林和其他師傅一起完成晾曬等過程，為來年儲備原材料。

其他時間，大家都用來完成最後工序：繡織或者烙畫。廖惠林說，因為是全手工製作，無法量產，每個師傅一天最多烙一把葵扇、繡織一把葵扇。

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，北京奧運會組委會下屬機構曾到廣東新會要求訂製葵藝品，作為北京奧運會專用紀念品。天上掉餡餅，但鑒於人才狀況，要幾個月內生產幾萬把葵扇，對於新會來說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，廖惠林只能忍痛拒絕這個可以在全世界再次提高葵扇知名度的機會。

「不僅僅是奧運訂單，近年一些外銷的大訂單也不敢接，人手不足，一旦不能按時完成將面對巨額的罰款。」廖惠林對於目前葵藝後繼乏力的現狀也很無奈。其實，就現場環境來看，新會葵扇的工作條件與很多非遺項目相比可以說是非常優裕：在室內的房間中工作，乾



■製作葵扇的流程繁多。圖為藝人在完成合扇工序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

淨明亮，不用日曬雨淋，夏日還有空調降溫。儘管如此，廖惠林也無法吸引年輕人來接班，每天七八個小時不能玩手機、刷朋友圈，只能專注於烙畫或者繡織，這是當下年輕人不能接受的。廖惠林只能自己積極走到幼兒園和中小學校，嘗試用各種方式讓年輕人知道葵扇的工藝製作流程，激發他們對傳統技藝的興趣。

經典傳統葵藝 勇奪國際金獎

「驅以葵扇風，熏以艾煙濕。」宋代詩人范成大的詩句，記錄的是電器時代之前，一段關於仲夏的時光。民國初年，來自新會的竹簾葵織扇，以其糅合雕刻、繪畫、剪紙、編織等四大傳統中國工藝，征服了評委，在1915年的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榮獲金牌獎，則是新會葵藝輝煌時代的見證。

濟公活佛手中的葵扇，《西遊記》中鐵扇公主的芭蕉扇，大頭笑佛引領南獅起舞使用

的大葵扇，媒人撮合男女姻緣時也要帶着大葵扇……在那些美麗的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中，我們都不難發現葵扇的蹤影。葵扇在中華文化中的源遠流長，由此可見。

早在東晉年代，新會的蒲葵種植和加工就被載入史冊。明代《新會縣志·食貨略》記述，新會「葵扇之制，幾遍天下」；到了清代，新會的「蒲葵諸貨，北走豫章、吳淞，西走長沙、漢口……南走澳門，至紅毛（歐

美）、日本、琉球、暹羅、呂宋、帆牌二洋，倏忽數千里，以中國珍麗之物（葵扇、葵骨）相貿易，獲大營利。」（清《廣東新語·蒲葵扇》）僅光緒28年（1902年），新會出口國外的葵扇就多達4,100萬柄。

從江門市新會區政府獲悉，清道光年間是新會葵扇發展的鼎盛時期，當時新會蒲葵種植面積達7萬多畝，年生產葵扇1.05億柄，新會縣更是幾乎半數民眾以此為主要生計。

上世紀50至80年代，是葵藝百花齊放的巔峰。當時新會種植和加工葵藝的專業人員超過10萬人，而各家各戶廠外業餘加工葵藝製品的人員最高峰時更高達30多萬人。

上世紀70年代末是新會葵藝最高產的時候，年產各類葵扇1.4億柄，以及數不勝數的其他葵類製品，囊括扇、帽、籃、蓆、墊、篷、刷、蓑、蓑、簍等10大類數千個花式品種。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瀕臨絕路之後，近年來新會葵藝比過去有長足恢復和發展，普通葵扇年產恢復到近1,000萬柄。



■除了製作葵扇，蒲葵還可以製成多種工藝品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

葵扇的製作材料來源於蒲葵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